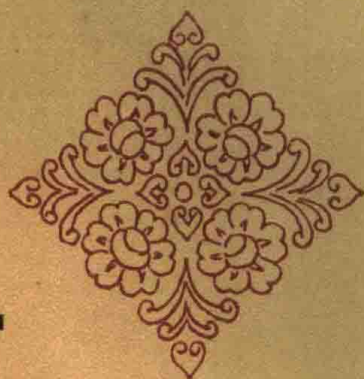


郑林曦著



论语说文

LUNYU SHUOWEN

商务印书馆



论语说文

郑林曦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论语说文

郑林曦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9017·1238

1983年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60 千

印数 19,000 册

印张 12 5/8

定价: 1.30 元

目 录

一 论语说文	1
序	1
诗韵和朗诵	2
越调语言赞	4
年画上的题字	6
简化字和书法	9
老手写新字	11
少用难字	13
换掉难字不致损害词义	15
引用古书的方法	18
不要泥古以阻今	20
写词和造词	22
谈谈起名字	25
学话的辩证法	27
不简化不好,乱简化也不好	30
用字时心眼里要有五亿农民	32
农用字要便于农用	34
别把汉字写繁难	36
首都街道名牌的三新	37
路名牌上的简化字	39
改得好!	40
关于汉字的数目	41
需要有一本作文词典	43

杂谈偏旁、部首	46
念词读字有准音	48
帮助外国朋友学好中国话	51
字形应当有个标准	53
错在字形不统一	56
成语的推陈出新	57
科技术语一定要用古字、造新字吗?	58
从“涇、𪛗”改为“海里、英寻”说到译名	61
 建议增设“说话”课	65
语言美从哪里来?	67
这也是在为国争光	69
书法难道只有古才美?	71
想起在清华学习语文	73
记党的“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	75
科技命名最好别用古字	77
再论科技命名别用古字	78
报刊用字请重视规范	80
要对得起鲁迅对拼音文字的支持	82
印书印报得用多少个字	85
 二 诗韵浅谈	87
生活里的诗韵	87
作诗还是押韵好	89
还能押古韵吗?	91
按什么音押韵	93
怎样用字,才能合辙押韵	95

汉字简化不会影响诗韵,反而更有利于文艺写作	99
-----------------------------	----

喜听京剧唱京音	103
新编京剧不必墨守旧韵	104
普及京剧京音	106
从旧韵白到新京白	107
戏词通俗是京剧的本色	109
越调剧的来历	111

给诗人们介绍一本韵书	115
追忆与罗常培先生的文字之交	118
普通话诗歌有多少韵?	124
与黎锦熙先生谈普通话诗韵的信	142

三 文字改革论丛

鲁迅坚持发展普通话	145
郭沫若先生和新文字	148
郭老热心文字改革的二三事	156
人民的老师——敬祝徐特立同志七十大寿	161
吴老在汉字简化上的贡献	163

评对于语言文字的一些保守观点	173
五四运动促进了汉字改革	188
发扬“五四”精神,促进文字改革	200
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文字必须改革	205
从“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说起	208
为初步认识字的人们着想,	

把新闻、布告、法令等写得更好懂一点！	211
新闻语言必须接近民众	215
怎样解决用汉字写不出民众口语的矛盾？	230
简化汉字有利于改进语文教学	244
简化字和简化字的使用	251
关于复(覆)、伙(夥)、借(藉)的用法	280
继续整理异体 精简汉字字数	282
统一印刷字形 建立现代正字法	287
密切结合教学工作 坚持推广普通话	304
鼓起推广普通话的干劲	307
推广普通话是文化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314
推广普通话工作要经常化、群众化	323
推广普通话迫切需要拼音字母	331
用拼音字母推广普通话,从推广普通话普及拼音字母	336
利用拼音字母帮助识字、统一读音和推广普通话	342
文字不是电码	347
为什么“民族形式”“拼音形声字”行不通？	365
拼音不难学	374
词儿连写是怎么回事？	376
字母顺序查字法要便于群众学习和使用	379
按汉语拼音排列药名,比较稳定而易查	388
后记	393

一 论语说文

序

中国语文的历史既然源远流长，现实生活中的语文问题也是颇为不少。不仅考察词语，研究文字随时可以遇到一些有趣的语文知识，适合于写成小品；就是听听戏曲、鼓词、评书、相声和朗诵诗歌，以至于偶尔在街头看见几面招牌，车上听到几段对话，也会有不少值得记述议论的地方。于是随笔所至，论论语言，说说文字，写成这一段段“论〔lùn〕语说文”。

“论语说文”作为一个专栏在《人民日报》上出现，开始于1963年3月底。到那年年终，共刊登了十多篇文章。1964年，又用“文化街头”等栏名继续刊登。同样性质的短文，在同一时期及稍后，曾分别在《光明日报·文字改革》和《北京晚报》、《文字改革月刊》等报刊上发表。现在也都收集在一起。1981年3月，应《人民日报》编者之约，又恢复了“论语说文”栏。新发表的各篇，凡本书集成时还来得及的，也一道儿收集在这里。

至于栏名偶然跟两部古书名相合，倒也不是存心比附。只因为《论〔lún〕语》乃古代汉语的如实记录；《说文》是汉字的较早的汇集解说。跟我所想论论说说的，倒也并非全无干涉。然而这些小小随笔，主旨还在论今，并非意图考古。先说清

楚,以免误会。是为“序”。

诗韵和朗诵

最近诗歌朗诵很受群众欢迎。据新华社报道,各地举办的诗歌朗诵活动正在蓬勃发展;诗歌通过朗诵,好象长了翅膀,在群众中飞翔开了。这真是好消息!自古以来就是通过语言的声音起着激动人心、号召群众去斗争的巨大作用的诗歌,一经朗诵,又跳出纸面,用语音的翅膀飞翔起来了。

北京也举办过几场诗歌朗诵会,通过听觉来欣赏诗歌,果然比用眼睛浏览增加了不少新鲜醇厚的味道。单拿诗韵来说,从诗歌本子上来看,硬说这一行末一个汉字跟另一行末一个汉字是押韵的,就是说异中有同,具有所谓“回环的美”(用王力先生的说法);那可是一点也“看”不出来。押韵字的声旁凑巧相同的,只是极少见的情况。

就我听到的朗诵诗歌来说,大多数的音韵美是很动人的,用普通话朗诵起来,脚韵押得很准,没有不和谐的地方;可是偶然也听到一两首诗,或者诗中的一两句,不那么顺溜。朗诵者念到这种地方似乎也不敢高声响亮地念了,只轻轻地带过去。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原来是诗作得出了韵,或者用曲艺界的通俗说法叫作没赶上“辙儿”。

本来作的是有韵诗,某些章节或句子朗诵出来却不押韵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推究起来大概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用古韵,也就是说按过去的韵书(象《佩文韵府》之类)讲

是押韵的，用古音念起来可能和谐，而用普通话的标准语音（北京语音）来念却不押韵，不和谐。朗诵旧诗词，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作新诗而押古韵当然也发生同样情况。第二种情况是按方音押韵。照自己的方音念，是押韵的；可是人家用普通话一朗诵，却不押韵、不和谐了。较常见的是照 en, eng 不分、an, ang 难辨的方音来押韵，拿“身〔shēn〕”跟“生〔shēng〕”押，“音〔yīn〕”跟“听〔tīng〕”押，“年〔nián〕”跟“粮〔liáng〕”押，等等。第三种情况是照个人习惯读错了的音押。这比较少见。

近来的诗歌朗诵活动，绝大多数是由话剧演员、广播员同志们用普通话来朗诵的，只有少数由诗歌作者自己用家乡音的普通话朗诵。纯用方音的，我自己还没听到过。这是好现象。既然是要凭借语音的翅膀，让诗歌打动广大群众的心灵，那当然只有用普通话来朗诵，才能使更多的人听得懂、觉得美。这一点应当坚持并且继续提倡。既然朗诵主要是用普通话，那么作诗歌如果用韵，也就应该注意按照规范的普通话语音来押韵，而不要按照古韵、方音韵或自以为是的韵来押韵。这样才适合于朗诵，才能避免上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作新诗固然应当按照普通话语音押韵，作旧诗词也要注意避免那些用普通话朗诵起来过于不和谐的韵。有些诗词家主张新诗、旧诗词、戏曲共用一种统一的新诗韵，这是一个好主意。敬请诗人们认真考虑，看看能否实行。

普通话的新诗韵，是一种比较宽泛易用的韵。据研究，实际上跟北京语音的戏曲、曲艺、歌词等用的“十三辙”差不多。这种韵，实际上很多诗人作新诗自然而然在那里押。比如郭小川同志的诗，我曾粗略地把他的两本诗集所用的韵归纳了

一下，正合十三辙。^①三十年来的大众歌曲的用韵，除个别受方音影响的外，基本上也不出乎十三辙。如果再稍微分得细一点再加上儿化韵，可以有十五或十六韵。

至于如何避免错按自己的方音押韵，在目前还没有通行的普通话语音的韵书可查的情况下，也可以多查查用拼音字母注音的字典、词典。^②

按普通话的语音押韵，作适合朗诵的诗歌，让诗歌朗诵出来更和谐动听；诗歌的翅膀会更硬，在群众中飞翔得更远。

(1963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

〔注〕:

① 这两本诗集是《将军三部曲》和《两都颂》。可以看出都是按照普通话的语音押韵的，归纳结果恰为十三韵：“一”“雨”“日”“诗”“子”等相押，也和北京语音的曲艺、戏曲的“一七辙”相同。

② 现在有按普通话语音编的韵书了。请参看拙作《怎样合辙押韵》（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越调语言赞

崔嵬同志在《北京晚报》上介绍越调，盛赞《李天保吊孝》中语言的生动感人。听了申凤梅同志演唱之后，我也有同感。而且有点吃惊，没想到自幼听惯的乡音土语竟能创造出这么动人心弦的戏剧文学来。

越调以唱为主。那百把句一大段的唱词，引人入胜之处，究竟在哪里？越调的语言艺术到底哪儿美？

头一点是“土”。就是说它成功地运用了河南人民——特别是农民——人人能懂的活生生的语言。越调戏词很少“转文”，没有一点儿酸气。除了偶然为了押韵合辙用一点儿老百姓也能懂的旧戏词语象“误佳期”之类；越调很少长篇大套地采用那种名为典雅，其实似通非通的文绉绉的词语。它所运用的，多是家常话；而且运用得合情、合理、合身分，跟剧情的发展入丝合扣。唱人人心中认为定该如此说的话，而唱出之后又使人惊讶他竟能说得这么恰合我心、出乎意外。

越调的语言艺术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它扎根在人民群众中，它的戏词很多是在长期农村演出中经过千锤百炼逐渐形成的，解放后经过整理修改，更见精采。河南人民爱听越调，不少农民能大段大段地唱。

其次是“趣”，就是说唱词很有风趣。越调集中并且提炼了河南人最会说的“松话”，巧妙地运用了一些流行的“坎子”（类似“歇后语”），听了让人神经发松，心里想笑。象形容吝啬到死也要抠[kōu]小钱的土财主叫“老鳖乙”。《李天保吊孝》一剧中“假姐己”想设法榨出地主张忠实的钱来，这叫做“活捉老鳖乙”。有些“松话”在幽默中隐藏着辛辣的讽刺，耐人寻味。

最后一点是很多人都称道的咬字“清”，我再加上一个用韵“宽”。方言戏剧的唱词，一般外地人不易听懂。可是听过越调的好几位外地人，都告诉我说越调好懂，不看字幕也行。河南话跟普通话都是以北方方言作基础。所以词汇、语音间有着“大同”而仅存“小异”。从元曲以来，北方的许多戏曲、唱词都是“宗中原之音”或者“音从中州”的。《中原音韵》一书的所谓“中原”，也正指的是河南。京剧的分“尖团字”，正是学的

河南音。越调戏词是道地的河南音，声母自然而然地分“尖团”（象“妻”〔ci〕和“欺”〔qi〕），所以给人以字音“清”的感觉。越调的古老，不仅赊旗店的古庙碑文可以证明它在三百多年以前就有；就是它的押韵，也可以看到和宋元的戏文、明代的北方民歌一致。它的“一七辙”中还包含有韵母是 ei、ui 的字。（例如《吊孝》中拿“归”“回”“贼”跟“一”“余”“食”“日”“儿”等相押）。这就是说用韵比十三辙还要宽一点。因为用韵宽，越调（以及豫剧）中有比别的戏更常见一点的一韵到底的大段戏词。

方言戏是历史的产物，今天也还在为方言区广大群众服务。古老的越调的语言，既保留得有昨天普通话形成过程中的遗迹，又可能为今天普通话的更加丰富提供丰富的养料。语言是发展的，方言也在变化。越调不仅在对河南观众演，也来到北京，面向全国，有必要逐步改进，在可能的地方向普通话靠拢。《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指出：“在京剧和其它戏曲演员中，也应该逐步地推广普通话。”希望越调剧演员也能逐步作到。

（1963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

年画上的题字

看新春国画展览，一开头就是几幅年画、门心之类，颇有新春气象。其中画家邹宗绪画的一对门心，不仅鲜艳夺目，而

且颇有新气概。你看：左边是玉米地前两位雄眉大眼宽脸膛的好劳动的小伙子，上题“大办农业”。右边是高粱棵边一双红脸粗臂巧手儿的能干活的大姑娘，上题“五谷丰登”。如果把这副门心贴在公社社员家的门上，包管别有一番新气象，叫农民看了从心里高兴。特别使我注意的是那画上题的八个字：在跟“五谷丰登”相对的一边，不照旧习惯写什么“三阳开泰”，而题上一个响亮适时的口号“大办农业”。八个字中有五个写的是简化字（办、农、业、谷、丰），让几年来在扫盲运动中学过简化字的农民们一看就懂。

在另一处陈列新年画的地方，又看到几幅年画。画倒也是画得挺好的，只是那题字却不那么容易看懂。有的把“万年长青”用篆字写，那“萬”字写得象一只蝎子；有的把题名“迎春”写成一方篆文图章，那“辶”旁写成“辵”，“春”字头上还是长着三棵草；也有的用了较易看懂的隶体，但又任意写了一些古碑帖上的繁体、异体、怪体字。

特别是一幅工笔人物画，画的是农民群众给毛主席拜年。农民们欢欣鼓舞热爱领袖的样子，画得十分生动细腻。可是那画上题的三个字，却比上述那两种篆字写得更古奥一些。（见右图）

我正看着，听见旁边几位看画的人在那儿猜测、谈论：

“祝……，这中间的字，不是‘福’字，也不象‘寿’字，是个什么字呢？”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年问。

“照画意和行书小字的说明看起来，可能是个‘年’字。也许是‘祝年图’吧。”一位老先生回答。



“中国字的样子就是多。你们看：要真是个‘年’字，这一幅年画上，‘年’字就有三种写法。行书‘拜年’写作‘年’；这颗大图章上的篆文‘人寿年丰’的‘年’，又是一种写法。”有人比较。

我没有参加比较讨论，只是站在一旁想：这么好的一幅新年画，如果农民买去贴在墙壁上欣赏，恐怕没有一个题在画上的“年”字，他们会认得出来的吧！题字本来是说明画意的，现在题的字比画倒更费思忖，反而得用画来作注解。那么在画上题字的原意，不是就失掉了吗？

作文、说话、写字都要看对象，这本来是极容易明白的朴实的真理；可惜有些用语言和文字作宣传工作的同志，却往往容易把它忘了。

运用国画画法来作年画给人民大众看，这是极有意义的事情。国画上有题字，把书法和绘画结合起来，把年画上的题字写得更美一些，这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接受这个传统的时候，却有必要注意一点时代和对象的不同。过去国画上的题字，多半是文人学士之间的题赠，用各种字体写些古奥怪僻的字，一来表示自己学问，二来互相之间的确也是看得懂、觉得美的。可是年画是画给广大的工农大众看的，如果在上画用繁体字、异体字以至于古奥难认的篆字、甲骨文或者草书来题字，自以为典丽古雅、龙飞凤舞，而一般群众连看都看不懂，认都不敢认，那对书法的美感又从何而生呢？

(1963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

简化字和书法

简化字可以入书法吗？这个问题好象不值得一问。真、草、隶、篆都可以入书法，甲骨、钟鼎上的古文，石鼓、墓志上的奇字，都有书法家在那里大写特写；经过国务院公布，群众广泛学习使用，已经成为现行汉字规范的简化字，为什么偏偏不可以入书法呢？

作书法可用简化字，在理论上无可反对。简化字本来是楷书的简缩体，有些简化字且来自草书。其笔画、结构基本上和不简化的字没什么根本差别，笔画简了反而更容易写美。

可是在目前的实践中，用简化字于书法的，却不多见。请回忆一下在北京举行的书法展览会，到底有几幅展品中采用了简化字？到目前为止，有几位书法家在运用简化字入书法上特别努力，写出了既合规范又有新风格的书法来？而且情况恰好相反，在文字的社会实用中，“书法”，差不多已经成为不用简化字的一种借口，或者说是汉字简化工作所难以达到的一个死角。不信请看街头新制作的招牌。如果用美术字来写，大半倒是肯采用简化字的。如果是请一位书法家来写，却大半不肯用简化字而宁写繁体字以至于所谓“碑体”的怪字。

在这种情况下，能从《北京晚报》上看到作为北京电视台举办“少年书法比赛”的评选结果发表的一幅大字书法，竟然采用了简化字，心中就不禁十分高兴。一位十四岁的中学生能写出这样有劲耐看的大字来，说明近年来的提倡培育之

功没有白费。特别值得赞扬的是，这次少年书法比赛注意到书法也应当以简化字为规范。拿这张大字来说（见附图），并没有墨守碑帖上的老字样儿去照写繁体字，而基本上把应当简化的字写对了，也写美了。单说这点勇于尝试创新的劲头儿，就十分可贵。何况此中还有一番变化之功呢！就我所见的流行的字帖来说，就象《柳体玄秘塔标准习字帖》等，因为是集古之作，不仅一个合规定的简体字也没有，而且好些未简化的字跟现行楷体也不全同。如果这位少年临的是旧帖，写出来的竟是新字，这里面就可能是在教师指导之下作了刻苦的练习和探索。一个人搞书法，如果敢于从自小练习、平时写惯的繁体字、碑体字的字式中钻出来，也写写群众能懂爱看的简化字，而且认真把它写好，这种创新的勇气就很令人敬佩。我恳切地希望，这点创新之气不只是少年儿童才有。

说这张大字“基本上”把应当简化的字写对了而不是全对，那是因为有一个半字应简化还没有简化（按照《汉字简化方案》的《汉字偏旁简化表》，“綫”应当作“线”，“紅”应当作



“红”）。但这也不能怪学生，他们对手写时可以全用简化偏旁一点，可能还不太清楚。由此可见，还很需要有用颜体、柳体等多种字体写得正确的供少年儿童临摹的字帖。有若干来自草书的简化字（象“讠”旁、“讠”旁，“书”“为”等字）如何才能写得很好看，也还需要有经验的书法家来钻研、尝试。

但是，简化字入书法，只应当提倡，不必去限定。这里决